

屯垦往事

TUN KEN WANG SHI

田应芳 ★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图书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图书馆

屯垦往事

田应芳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屯垦往事 / 田应芳著.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80756 - 016 - 6

I. ①屯… II. ①田…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9606 号

屯 垦 往 事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825298 5825226 5825228

传 真: 0994 - 5822600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016 - 6

定 价: 32.00 元

目 录

一	住戈壁了	闹一宿了	1
二	修水库了	太瞌睡了	8
三	腰受伤了	心慌慌了	13
四	喝石蜡了	遭漠风了	18
五	成眷属了	睡公房了	22
六	礼也献了	宝瓶得了	26
七	他断粮了	保胡杨了	31
八	扯淡经了	放卫星了	36
九	睡不着了	想往事了	42
十	得培训了	镀金身了	49
十一	挪单位了	可早产了	54
十二	因太忙了	进班房了	57
十三	咱定居了	笑嘻嘻了	62
十四	棉裤没了	就露馅了	69
十五	队长定了	行婚礼了	74
十六	路走迷了	去梦游了	77
十七	忆当年了	回到连了	82
十八	见奇事了	没意思了	87
十九	老子走了	继父业了	91
二十	议五好了	讹瓜吃了	95
二一	放空炮了	骑瘦驴了	102
二二	过中秋了	得大奖了	107

二三	心太邪了	门追肥了	116
二四	马儿服了	猴子哭了	122
二五	煮成酒了	报喜走了	126
二六	咋下台了	机票黄了	130
二七	对牛说了	就不朽了	137
二八	搞革新了	给提亲了	142
二九	过大年了	大团圆了	150
三十	不地道了	变味道了	154
三一	吃顿饱了	案子了了	159
三二	玉米香了	棉衣着了	164
三三	磨破腓了	签错名了	168
三四	打大坝了	装拉链了	172
三五	开小差了	又归队了	178
三六	表妹来了	爱巢建了	184
三七	有后福了	遭报复了	189
三八	过三关了	摆不平了	193
三九	多条腿了	多句嘴了	199
四十	去放羊了	想做郎了	204
四一	祸害羊了	打死狼了	210
四二	羊报恩了	得万金了	214
四三	文革来了	批斗笑了	220
四四	不上学了	把草割了	226
四五	得头驴了	又呜呼了	229
四六	托孤罢了	噩耗来了	233
四七	事办错了	气昂昂了	236
四八	就结束了	您见笑了	241
后	记		244

乖乖龙的冬，地处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还是那么恢弘、博大、壮阔……

长长的塔里木河，不知疲倦地，在皱皱巴巴的塔里木荒原上，跌跌冲冲、曲曲折折……

河水一浪领一浪，一浪跟一浪，一浪带一浪，一浪推一浪，一浪追一浪，一浪接一浪……

一 住戈壁了 闹一宿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某一天，在离塔里木河不知多远的荒原上，浩浩荡荡来了大批蓬头垢面的垦荒人。他们虽然风尘仆仆，但一个个脸上却显得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据说这批人有几个支队。他们原来是部队在新疆就地转业军人，为了服从祖国需要，肩负起屯垦戍边的历史使命，他们先是在北疆一些地方垦荒造田、筑坝修路，并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壮大建设大军，他们南征北战，随后，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又义无反顾地开进了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

于是，他们在塔里木的屯垦岁月拉开了帷幕！

你听有人在喊马老憨。

说起马老憨，资格也够老的，像他的区队长一样，都是老军工，年纪也差不多，但长得老相，背有点驼，人们就叫他马老憨，也有人喊老马。别看马老憨不识字，可在外面混的时间长了，见多识广，能编几句顺口溜。

老马这人，在战争年代头部受过伤，又因为嘴唇爱裂口，所以，笑起来不是眉弯嘴角翘，更不敢大咧嘴，不然，嘴唇就裂口，就流血，就痛。他笑的时候，只能把嘴唇弄圆，再伸得长长的，活象一个炮筒子，笑声从那炮筒子里蹦出来，呜呜的或砰砰的响，好像在发射彩色的信号弹，又象倒出一盆金元宝。不过，有时又不同，比如他苦笑和强笑时，从他嗓门中

倒出来的，只能是一盘又苦又涩的中药丸了。

马老憨和大憨、猴子在三区队。区队建制相当于排，区队长当然就相当于排长，他们区队长姓王，但是不能为了方便叫他王排，不好听，再说建制就是区队嘛。但是大家尊敬王区队长，在没有上面的人时，就习惯地把区字去掉，叫他队长或王队长。

单位刚到塔里木，三区队就分来了三个女同志，一个就是小山东，山东人，大个子，干活有力气，热心热肠的，经常一副笑咪咪的、让人看着喜欢的脸。一个叫小八哥。

小八哥是大山峡人，据说旧时被生活所迫，被人拐卖到某城市做青楼女子，但小八哥坚决不从，不多久就解放了，她回到了大山峡。她是听了支援边疆动员报告后，报名来边疆的。小八哥在城里的时候，她们楼里有三个女孩，因她年纪最小，人们就叫她三姐儿。

为了讨好老鸨，希望老鸨夫妇不让她接客，早点放她回家，小八哥忍气吞声，强装笑脸，就出过些笑话。其中有一次，老鸨的男人（老板）过生日，老鸨为了取悦男人，破例让三个女孩一起吃饭。要求人人说笑话逗乐，末了又要求说四言八句。大姐提议三姐儿先说，三姐儿红着脸说不会。老板就说，别为难她了，我建议由我和夫人出题，你们三个年轻人来说，行不行？大家只好说行。老板继续说，我看八句太多，每个人说四句行了。

老板说完看看老鸨说，还是由你先出题提要求吧。老鸨说好吧，我的要求很简单，你们每人都要说身边的事，四句都要用子字结束。顺序是大姐儿、二姐儿、三姐儿。小丫头嘛照顾点，没意见吧？众人都说没意见。

大姐儿想了一会，我开始了，今天老板好日子，看看今天吃啥子？夫人炒了一桌子，大家快点动筷子。众人说可以。

大姐儿开了头，二姐心中也有谱了，说该我说了：老板今天好日子，瞧瞧今天喝啥子？烧了茶水一罐子，桌上每人一杯子。大家听了觉得有模仿之嫌，但不管怎样，还是通过了。

下面该三姐儿，她手捂着脸笑着说，好说的好听的你俩都说了，我说的可不好听。

众人说没关系，你大胆说吧。三姐儿看着老板夫妇说，老板夫人别生气。老板夫妇说怎么会呢？三姐儿看看大家，又说那也不准笑话。大家都说不会的，你能把我们逗笑了更好。

三姐儿说那好，听好了，老板今天好日子，想想今天干啥子？心中有个大汉子，想他把我压啥子。

三姐儿说完，众人捧腹大笑，老鸨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学着三姐的腔调笑骂道，三姐儿你个死蹄子，胡编乱造说啥子？当心给你几棒子！老板笑着面朝老鸨也接着说，我说你这老婆子，你别管她说啥子，小女子爱的就是大汉子。大家又是一阵狂笑。

老板擦擦喜泪，说太逗人，太逗人。我们继续，下面我出题目和提要求了。我的题目和夫人的一样，但要说身边不同的事。要求就是你们每人说的四句，分别都用角、搁、响、戳这四个字来结束。听清楚没有？三人说听清了。

大姐儿还是先说，老板的麻桌四只角，中发白风桌上搁。老板洗牌哗哗响，老板摸牌不停地戳。

二姐儿接着，老板的饭桌四只角，杯盘碗盏桌上搁。老板倒酒哗哗响，老板夹菜不停地戳。二姐儿说完，老板说，我也太没规矩了。

三姐儿赶忙为二姐解围，清清嗓子说该我了，反正是老板的好日子，大家都开心，我就乱说了，老板的大床四只角，枕头被褥床上搁。我娘撒尿哗哗响，老板上床不停地……

说到此处，三姐儿自己扑地一声笑出来，老板指点着三姐儿，说你呀！真是个大活宝啊，大活宝啊！

老鸨笑得不是滋味，红着脸说，你这个三姐儿呀，越来越不成体统了，哈哈……

因为三姐儿能巧妙取悦老板老鸨，老板老鸨没有逼她做违心的事。又没过多久，人民解放军的炮声就逼过来了。

三姐儿虽说出身贫寒，但人长的苗苗条条，看上去却是小家碧玉的样子。她说话嗓子尖，哆哆的动听。虽然时代变了，人也大了，不象从前那样疯疯癫癫说下流话了。但是来到戈壁滩，有时候还爱开句玩笑，男人们都喜欢，所以就叫她小八哥了。

还有一个年纪小的叫欣欣，欣欣的真名叫红菲。她这名儿后来竟然被一个种瓜的人搞笑了。

来到戈壁滩，三个女同志总不能和男人们住同一个地窝子吧，于是男人们女人们各挖各的。男人们力气大，动作快，大地窝子挖好，盖好了，就去帮女的盖。

七手八脚都盖好了地窝子，只是没门。没门没关系，总比露着天强，就各铺各的铺。

眼看就天黑了，女人们慌慌张张，各人割了一捆野麻回来铺地下，铺上毯子就睡觉。

男人们有的扫树叶，有的割芦苇铺铺。

王区队长睡觉时心眼儿多，怕的就是手下那些混小子，弄不好，夜里悄悄溜去女生那里犯错误，就用红柳扫平了女生地窝门前的沙土后才睡觉，他就睡在地窝子的大门口。

人们很快进入了梦乡，小山东觉得肚子不适，就去方便。待她刚走出地窝子，就见不远处有一个黑影，模模糊糊的好像是头驴，越看越像，心想在这个人迹罕见的地方，哪里来的驴呢？觉得情况不妙，就大喊驴——一个驴——她一喊，那驴狂奔起来，接着一大群驴也奔跑起来！

王区队长睡在门口，听到有人喊一个旅——一个旅——又听见乱七八糟得得的蹄子声。以为是有马队来了呢，翻身坐起，脑子里瞬间一想：狗日的，肯定是还有漏网的土匪吧！立即喊同志们！有情况！大家都忙出了地窝子，见土匪们已经逃了，区队长一手拿枪一手拿手电筒照，乖乖龙的冬，原来是一群黄羊，对着他们的都是一个个白屁股。

马老憨说，前面有个小水坑，跟老子（四川方言，口头语）龟儿子它们可能去喝水，路过这里，是来瞧瞧我们这些稀客吧！王区队长说小山东，你为啥喊“一个旅”，狗日的真把我吓了一跳，驴就是驴嘛。小山东头一仰一扭说，好吧，下次我见一个人，就喊“一个营”，这是俺们山东话。大家哈哈一笑。区队长说行了，赶快睡，不然，狗日的明早又起不来了，明天我们开工可是要来个开门红的。

小山东说，开工第一天是开门红，第一月是开门红，第一季是开门红，第一年也要开门红。哪天俺们“绿”一下行不行？大憨本想说行，哪天我来把你“捋”一下，但想到上面的意思，小山东是配给区队长的，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改口说，小山东，好好干，到时我们队长肯定会捋你的。

区队长说大憨，狗日的忘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么，不准调戏妇女，你是想关禁闭还是欠揍？你只能说让她捋我，我凭她捋才行。不然，咱还能叫大老爷们吗！大憨嘿嘿一笑。区队长说笑什么笑？快回去睡觉去。于是都纷纷回到地窝子。

区队长待大家都睡下了，自己又去把女生门前用红柳扫了一遍。他决不能让自己区队的人，在男女作风上出问题。

咔嚓咔嚓！区队长听到屋里响，不知是什么，轻轻摸来手电筒一照，原来是只大野兔在啃马老憨的馍馍干呢，心想：看来馍馍干比树叶草根好吃呢，这鬼东西，胆这么大，看我今天把你狗日的逮了。

区队长轻轻起来，一闪身堵住门口，用手电照着兔子的眼睛，那兔子也不急，三瓣嘴不停地动着，竖着耳朵看着电筒光，只管品尝香馍干呢。区队长轻轻喊，马老憨，马老憨，你的馍干被偷吃了。马老憨和众人都睁眼一看，原来是只野兔进了地窝子。

马老憨坐起要去抓，说小兔崽子，你龟儿胆也太大了。猴子忙阻止说，这些黄羊呀、野兔啊什么的，在这渺无人烟的荒原上自由自在、自生自灭、无忧无虑的，从来没人来伤害他们，所以他们什么也不怕了，这不，或许它们是来欢迎我们呢，抓它干啥呢。要是在其他地方，它们肯定把人类当成最凶恶的天敌，尻他姐，躲都来不及呢，怎敢和人来套近乎。区队长说，既然猴子这样说，那就算了，看它那傻乎乎的可爱样，就随它去吧，我们睡觉。吃只骚兔子，还不如睡个囫囵觉……

再说旁边的女生屋里，几个人虽然很累，但总睡不着，因为入伍不久，又换了新工地，调了新单位，铺了新铺，地窝子又还没装门，加上一群黄羊一闹，就更兴奋。她们从眼下的光景想到了自己的老家，不管老家是在“五湖”或“四海”，那里或桃红柳绿，或山清水秀，或鸳鸯成队，或紫燕双飞，老人的呼唤，情歌醉人……那些湿漉漉的情怀总在心头萦绕。为什么自己竟然就像一粒蒲公英种子，举着轻毛伞，乘着浩荡的东风，飘到大沙漠了呢？各人想着心事进入梦乡。

小八哥觉得大腿痒痒的，伸手挠了挠，似乎有肿块，也没在意，闭着眼准备入睡。嗯，不好，怎么有东西在动？拱发拱发的，好像小老鼠？小八哥就伸手到处摸，天啦，肉乎乎的，指头粗的一条虫！她妈的一声叫了起来，一边大哭，一边翻身起来乱叫乱拍打。小山东和欣欣听到，也被闹醒了，点了煤油灯一看，原来是条毛毛虫，肥嘟嘟的在蠕动。几个人都不敢睡了，跑到地窝子外哇啦哇啦乱咋呼。

男人们听到隔壁女人们在哭闹，知道遇到了麻烦事，哪有不相助的道理？特别是区队长和老马。于是纷纷出来问何事？小八哥红着脸，不好意思说。小山东指指小八哥说，她怕毛毛虫！区队长说，毛毛虫有啥怕的，

踩死狗日的就得了。小山东说，都钻她被窝里了，小黄瓜一样，在她大腿上拱发拱发的，谁不怕呀？说完又忍不住笑，大家又都跟着笑起来。

大憨乘机笑起来说，你们女人呀，就是胆小，驴日哈的，怕那毛毛虫。马老憨说，那家伙爬在身上了，龟儿肉几肉几的，跟老子，真的有点吓人。大憨轻拍了一下老马，耳边悄悄说，咱男人不怕的是吧，因为咱们自己都有条毛毛虫，驴日哈的，可以自卫。老马耸肩笑了。区队长说大憨，你和老马嘀嘀咕咕啥？走，进去看看有多少？统统给它消灭了。

男人们进到女人的地窝子，区队长用手电一照，乖乖龙的冬，看到地下有条胖青虫。看来，已被小八哥弄得蔫黄瓜似的，动弹不得了，区队长立即就给胖青虫踏了一脚。猴子说，原来是这种家伙，尻他姐，它就爱呆在野麻草上，肯定是你们，割野麻草垫铺时带回来的。它要是变成蛾子或蝴蝶什么的，挺漂亮呢！小山东说，蝴蝶再美丽，也是只害虫。你不能被它一时的美丽弄迷糊了。对它就得像队长那么果断，对它毫不留情。

区队长说，男人都快来，把这些野麻草全提起来抖落一遍，把娘的毛毛虫，都清理干净了，姑娘们好睡安稳觉。

说是睡安稳觉，其实哪里睡得着，特别是小八哥，一想到毛毛虫在裤裆里拱就后怕，心就狂跳，人就打哆嗦。她对小山东说班长，我真后悔，当初不该报名来这里。可当初报名时，看见接兵人员穿着黄军装，扎着武装带，走路雄纠纠，气昂昂，挂着盒子枪，威武的让人羡慕。又听说支边后可去苏联学俄语，在边疆开拖拉机，进工厂当工人，所以就报名来了，没想到在这里就这条件，真让人受不了。你们感觉如何？

小山东说，同样都是人，感觉相同了。小八哥说，要不我们三个人逃吧。三个人一起，总有办法逃出去的，人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小山东说逃？怎么逃？男人们都逃不出去，何况我们三个人？就怕还没逃，就被人发现逮住了，开小差的罪名，你以为好听！小八哥说，我们不一起逃，分开走。这里往东约三里地，有个哈萨坟，我们一个个往那藏，等三人聚齐后一起逃。小山东说，我不敢逃，再说了，我报名参军支援边疆建设时，就在父母面前说了，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才回去的，就这样窝窝囊囊逃回去，太丢人了。小欣欣，你的看法呢？欣欣说，我听班长你的。小山东说小八哥，别开小差了，我相信一切都会改变的。肯定会好的，行了，今天的话就说到这，谁也不准传出去，否则，我们大家都不会饶她！

男人的地窝子里，人们也久久不能入睡，总想到那条毛毛虫，它为啥

钻进小八哥那个被窝呢？太聪明了，自己为啥不是条毛毛虫呢？如果是条毛毛虫能钻被窝，就可饱览那潺潺温柔的小溪，那无限风光的草丛，泊靠那诱人的港湾了。

大憨嘿嘿笑了两声说猴子，你说那毛毛虫，爱呆在野麻草上，它怎么又从那野麻草上逃出来了，你说小八哥的被窝，驴日哈的，有啥吸引力？猴子等人一阵笑后。猴子说这你就知道了，有句话叫做什么……对，叫毛里求比。那毛毛虫大概就是去求什么比的。大憨说，我从来就没听说过毛里求比，我倒是听队长说过吹毛求比。是不是呀队长？区队长说有那么回事，叫吹毛求比，不过没听说有人真的去吹过求过。猴子说队长，我好像听人说过的是吹毛求疵。区队长说你狗日的又胡说呢，什么吹毛求齿？我就没听说过那里还会长牙，假如真的长了，狗日的可了不得呢！

马老憨不高兴了，说大憨，你们这些龟儿子，跟老子嘴上积点德，别太损了！原来，马老憨心中有底，小八哥早晚也是自己的妻。区队长也听组织上谈过话，小山东早晚是我老王的媳妇。于是安慰大家说，都不要狗日的东想西想了，首长都说过了，没有媳妇留不住人，没有子女扎不住根。上级早晚都会给我们，解决个人问题的。

众人刚闭上眼睛准备睡一会，突然，听到外面集合的哨音响了，区队的人立即翻身下床，脸都来不及洗，就跑操，下工地。

二 修水库了 太瞌睡了

工地就在眼前，就是将前面两座沙梁连起来，使其成为水库的一道堤坝。别看两座沙梁相距只有几十米，但它有二十来米高呐！据施工人员说，如果一个区队干，每人每天按三十方计，这里起码得半年才能完成。

区队的前面、后面一直到很远的地方，都有中队或区队施工，都有红旗在飘，都有号子在喊，只是看上去，越远的地方红旗越小，小得只见一个飘动的小红点，声音听起来也越来越弱，弱得似乎听不见，只能感觉到，还有被人们闹起的滚滚沙尘，远远看去，时而似山，时而似岭，时而象云，变化万千，神秘莫测，让人振奋。

如果爬上高高的沙梁，嘿！乖乖龙的冬，人们合围的阵势就像淮海战役似的，把个不知多少平方公里的洼地，团团包围起来了。与淮海战役不同的，是那些弥漫的烟尘，没有火药味道。沉沉的劳动号子，代替了枪炮的怒吼和喊杀声，中间没有反抗，空荡荡的洼地，静静地接受着垦荒者的改造，它好像乐意变成大水库，为这些敢与大自然抗争的垦荒人作点贡献一样，也许是它不甘寂寞，正在想着波光浩渺，鸥翔鱼跃，草茂花繁的未来呢！

三个女人装筐子，男人们挑土打坝。女人们举起坎土曼上下翻飞，累得满头大汗，慢慢有些力不可支了，区队长就让马老憨也装土。猴子弯下腰，嗨的一声担起了马老憨装的两座大山。马老憨问重不重？猴子说中！第二次，马老憨就少装了点，猴子来了，马老憨又问重不重？猴子说中！马老憨生气了，说跟老子，这点土你龟儿也喊重，我们区队的工效咋上去？我们俩换班，你把扁担给我！马老憨要夺猴子的扁担，猴子不给，争了起来，区队长过来一问，才知是因为方言引起的误会。

区队长说，方言引起的笑话，有的时候还真逗人呢。记得有次开会，我们这来了个领导讲话，他是北方人，有些人听不清楚，听不清楚就不爱听，不爱听，秩序就不好，吵吵嚷嚷的。那领导就大声喊，男人们不要吵吵，女人们也不要嚷嚷，吵吵嚷嚷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可是，大家把他的的话听成了槽槽痒痒，就想到女人，于是，引得大家一阵大笑。

马老憨说：我在有个地方，看见一女人卖毛笔。觉得奇怪，我想买支来学写字，我就去要来一支看看。但龟儿价钱贵了，我没买，那卖毛笔的女人就生气了。她鼓起眼睛说，我的毛笔你看也看了，弄也弄了，你不买也罢了，为啥还把我毛笔的毛拔掉了！当时我听得糊里糊涂的，说你这女人说啥子，谁拔你毛笔的毛啦？你看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龟儿跟老子不嫌丢人，我还怕丢人呢。

区队长说，听说世界上都是世界语，我们国家人多，民族多，要弄个什么国语才好，大家都要说，要不然，说不定，到时候会闹麻烦，闹笑话不说，说不定还会出问题。

嘘……哨音响了，中队送早饭来了，小八哥把铁锨在沙子里插几下，又用手抹了抹，又用嘴吹了吹灰，就伸铁锨去打来菜，手拿馍馍吃起来，小八哥吃着吃着，两眼闭着打起了呼噜，手里的馍馍也掉地上了。

区队长看了看，无可奈何地摇头，又叹了口气，哎……

马老憨说也难怪，你想，我们担着行李走了十几公里路，到这里接着挖地窝子，夜里又被黄羊啦，兔子啦，毛毛虫啥的闹了一宿，都没休息好，太疲倦了，我都有点吃不消，别说他们年轻人！

区队长说疲倦！谁不疲倦？猫儿狗儿还要打盹呢，可我们是来建设边疆的，不是来睡觉的，在南泥湾的时候，我们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就是说冬天冷，冷就冻手，但是我们不怕冻，结果就有吃有穿了。还能穿上风衣，多么神气呀。告诉你们吧，我们现在是兵团人，兵团就是一个炼钢厂，荒原戈壁滩就是化铁炉，哪怕你娘的是块毛矿石，也要把你化了，我们都要在这化铁炉里受煎熬，才能成为钢铁一样的，响当当、硬邦邦的垦荒人。我们的好日子才来的快。

听完区队长说的话，马老憨忙点头说，队长说得好。跟老子，大伙拧成一股绳，喝令荒漠献白银，垦荒战士一条心，戈壁沙滩变黄金。只要大家团结紧，肯定能过好光景。区队长听完马老憨的话，喊了几声小八哥！小八哥动了几下又睡了过去，大憨大声喊，小八哥，毛毛虫爬你身上了！小八哥妈的一声站了起来。

瞬间，小八哥想起自己刚来的时候，当时是在二区队，区队长姓牛，当然不能叫牛排。当时队里在开荒，第一天天不太亮，她就跟着二区队人员打埂子，自己埋头拼命打，到天大亮时，一根埂子打好了，直起腰来一看，哟，埂子一头高一头低，曲里拐弯像条龙，二区队长过来检查，他看

看埂子，看看小八哥，笑得腰也直不起了。小八哥说牛队长，你看我这条龙，抬着脑袋游得美吧，嘻……二区队长说，嗯，你这条龙弄得美，你再看看你的裤子更美吧。小八哥忙低头看裤子，自己又嘻嘻地笑起来，原来裤子穿反了，两个裤兜白白的翻在大腿上翘着呢。

小八哥边笑边说，昨天睡觉时，我把裤子洗了，翻过来晾的，今天早上听到起床钟当地地敲，跟着集合哨嘘嘘一吹，屋里煤油灯也没点，慌慌张张的，我把裤子收来就往腿上套了。怎么办？二区队长说，现在天亮了，都能看见的，你去找个僻静的地方整一下吧。小八哥说好吧，我顺便解个溲，你可千万别过来。说得二区队长热血沸腾。

等小八哥重穿了裤子回来，二区队长已把她那一条龙调整成一条扛了。二区队长说小八哥，我代表领导，代表组织，给你说件事情。小八哥瞪着明亮的眼睛，惊奇地看着二区队长。

二区队长对她说小八哥，是人民解放军，把你从那水深火热的地方，解放出来了是不是？小八哥点头说是！领导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组织上研究，准备把你嫁给三区队的马老憨，你同意不？小八哥不吭气。二区队长说，别听人家喊他马老憨，其实他才四十多岁。就比你大二十来岁，人家可是战争年代吃过糠、渡过江、立过战功受过伤的功臣，组织上不照顾谁照顾？咱们女同志也应该为这样的老同志作点牺牲是不？小八哥说，领导的道理我懂，但我觉得马老憨年纪大了点，要不然就嫁本区队的行不行？牛队长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论年纪和资格，本区队的人要排在以后考虑。

二区队长看小八哥不吭气，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小八哥，同意不同意，可就是态度问题，是对组织的态度问题，你先考虑考虑，近几天给我回个话。

不知过了几天，小八哥没给二区队长回话，二区队长就通知了，说小八哥，我们要向塔里木进军了，上面决定，人员作了部分调整，你被调到三区队去了，到三区队，到塔里木，慢慢和马老憨培养感情吧！小八哥嘴一撇说，我就是不去。二区队长说不去咋行？小八哥你是军人吧，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听指挥，服从就是军人的天职！就是这样，军人的天职让自己来到三区队的。

现在要筑水库堤坝，最大工程是运土，是运沙挑土把堤坝堆起来，一层一层夯结实。小八哥说，我来挑吧，不然瞌睡又来死缠我。王区队长同

意了。

大家正你追我赶地干着，人们见小八哥摇摇晃晃的，把担去的土又担回来了。小山东喊，小八哥，你咋回事？又把土担回来干啥？人们见小八哥两眼艰难地睁开一条缝，含含糊糊地说，啊，我是凭着感觉跟他们走的呀，我咋没把土倒在那呢？说完，担着担子，趑趄趑趄又转身。区队长忙说，狗日的瞌睡太大了，快去那碱水沟里洗把冷水脸吧。

王区队长举着坎土曼清理坝基。他要把坝基清理干净，他知道坝基不牢，是经不住大水浸泡和冲刷的。他挖着挖着，突然一根巨大的风干木从沙里显露出来，有几人合抱那么粗，这可是个大隐患，如果不彻底清除，水库决堤的祸根就在这里。他喊了一声哎！说大家先别担土了，都过来，一起把这狗日的大木头搞走。

大家都来了，挖的挖，撬的撬，抬的抬。一根几十米长的大木头，一点点的浮出土面。队长说来，多插几根撬杠撬。大家七手八脚插上撬杠一使劲，嗨……小山东、马老憨等好几个人都全身无力，一屁股坐下了，看着人们一个个疲倦得要睡觉的样子，区队长说好了，好了。休息五分钟，大家积蓄力量，好一鼓作气把大木头撬出来。

大家停住手，有的坐下，有的躺在沙土上，都闭着眼睛张着嘴喘气。小山东闭眼侵吞吞说，小八哥，假如我们每天大酒大肉吃饱了，要天天这样干；假如我们每天包谷窝头定量吃，但可以轻轻松松少干活多睡觉。你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小八哥也闭着眼，侵吞吞回答说，我呀，选后者，只要让我们好好睡一觉，不吃包谷馍也行。

小山东又问小欣欣说，小欣欣，你呢？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小欣欣年纪最小，她好像不愿说那些，她没吭气。见班长点名问她，她也闭着眼睛，慢慢说我呀，吃的时候要选前者，干活的时候选后者。

区队长听了说，你这个小丫头，做梦娶媳妇——光想好事了，世上的好事都让你占完了，别人还咋活？

猴子没有闭眼休息，他是在卷莫合烟解乏，听前面几人的话，接着发言说，我认为小八哥这样选择不对，甘居落后，共产主义啥时才能实现，好日子啥时才能到来，小欣欣的话，我更不赞成，光图享受不付出，难道你是想当剥削阶级？记住了，我们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消灭剥削和压迫，老一辈革命家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杀富济贫，让大家共同富裕起来。眼下我们是创业阶段，我们为了以后的幸福生活，对小山东的两条假

设，应该选择和小欣欣相反的答案才对。

马老憨似睡非睡的，迷迷糊糊听到嗡嗡的说话声，虽然头昏脑胀的，心里还是清楚的，想着这人呀，一是要要，人不要就无法生存，要吃、要穿、要住，所谓的衣、食、住、行，是少不了的；二是要给，要给别人创造衣、食、住、行……，大家都不给，则社会难以发展，给予和索取是交叉进行贯穿人生的，如果不取也不要，那就龟儿就没人了，或者，有人跟老子也不叫人了。

人们有的朦朦胧胧，似睡非睡的，有的已经打起了呼噜。突然，嘘……开工的哨音又响了。